

Smile

感·动· . . . . .



感动一生系列  
拨动你的心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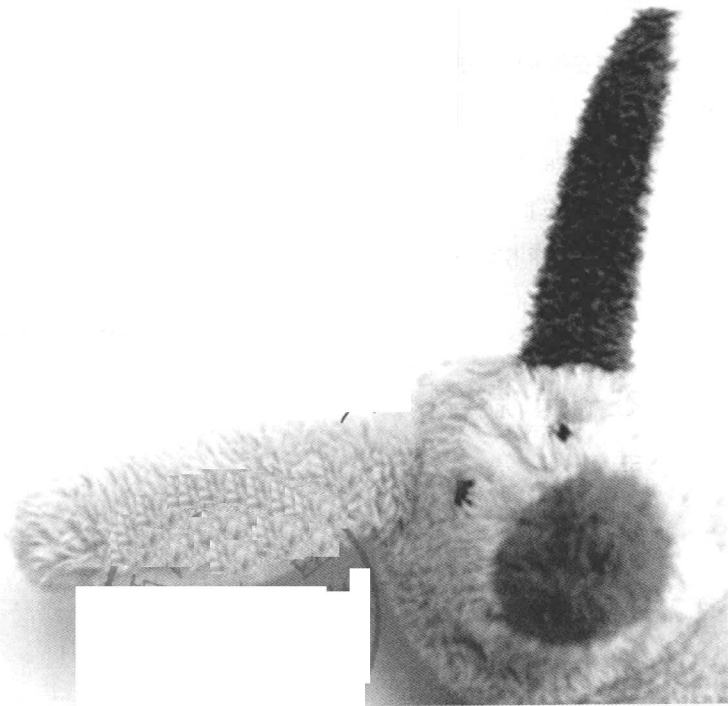
# 在一起就好

*To Be With You  
Is The Best Thing*

美错 / 主编

——关于爱情的千言小故事

朝華出版社



感动一生系列  
拨动你的心弦

# 在一起就好

*To Be With You  
Is The Best Thing*

美错 / 主编

——关于爱情的千言小故事



朝華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一起,就好:关于爱情的千言小故事 / 美错主编.

北京:朝华出版社,2008.5

ISBN 978-7-5054-1891-2

I. 在… II. 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2712 号

## 在一起,就好

主 编 美 错

策划编辑 张 冉

责任编辑 张 冉 马 艳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·潘峰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网 址 [www.mgpublishers.com](http://www.mgpublishers.com)

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 194 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-7-5054-1891-2

定 价 20.00 元

# 目录

- 其实我们都误解了爱情 /1  
一生等不来一个吻 /5  
哑夫妻 /10  
青草娃娃 /12  
一缸水寻找一条鱼 /15  
春天来了，爱情走了 /18  
一串鱼骨项链 /20  
纯真年代 /22  
一千块拼图的爱情童话 /25  
失去了一枚戒指 /27  
白裤子，白裤子 /29  
第一排——最后一排 /31  
我是一条流泪的爱情鱼 /33



永日

- 戒痕 / 38
- 谁先说再见 / 41
- 相守是爱情最薄弱的环节 / 43
- 爱情黄药棉 / 45
- 断箭 / 50
- 拥抱之后，我们天涯各路 / 53
- 水滴咖啡 / 58
- 火百合没有“眼泪” / 63
- 碎在上海的玻璃心 / 67
- 生命的海岸 / 71
- 那一夜我们生死相依 / 74
- 徒留花红 / 79
- “流氓”爱情 / 83
- 错过夏天的向日葵 / 87
- 败给时间的初恋 / 93
- 为爱而悄悄放弃 / 98
- 鱼眼里的爱情 / 100
- 他握住了那只颤抖的手 / 102

- 心锁 / 104
- 最后一页留言 / 107
- 一根油条的爱情 / 110
- 一朵花要怎样才算开过 / 113
- 2.05 米的绳子 / 117
- 青铜锁情同锁 / 120
- 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，好吗？ / 125
- 十五年的等待 / 131
- 花瓣枕 / 134
- 何当共剪西窗烛 / 137
- 相爱的蝴蝶 / 142
- 转身的深爱 / 146
- 爱的相簿 / 150
- 爱你，不告诉你 / 152
- 倾城之恋 / 155
- 这次散步穿越一生 / 158
- 姐姐的爱情 / 161
- 有些秘密，我不想知道 / 164

爱的血墙 / 168

折翅的蝴蝶伤了心 / 172

七只白色的，四只红色的，两只蓝色的 / 175

因为不舍，所以原谅 / 179

逃离的幸福爱情 / 184

整整十年暗恋，难道我只喜欢他的脸 / 195

青苔之殇 / 201

七年之痛 / 209

爱要早点说 / 213

币缘 / 216

选择 / 219

爱，就在你身后 / 221

冰箱里的爱情 / 223

亲爱的，我们的爱情迷路了 / 226

缘分天空的两端 / 229

信物 / 232

摁住门铃不松手 / 234

第三封信把你遗忘 / 236

一间有爱情的阁楼 /242

与丁小冉有关的几个爱情片段 /245

十味草 /25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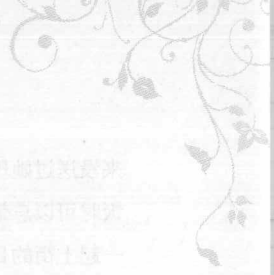
晚安，所有失眠的女人 /256

比上海更美的爱情在北京 /263

七月十七的小七 /270

谁为我们的虚荣埋单 /277





他从背后揽她入怀，嗫嚅着向她道歉。而她一声不吭，只给他一个冷冷的脊背。

## 其实我们都误解了爱情

作者：芦苇花西

爱情，跟走在左边还是右边无关

很多年前，她谈过一场恋爱。一个平凡的女生，和一个有着显赫家世的男生。注定没有圆满结局。人人都看得见，只有她，毫不在意。

是相处一段日子后，她才真正动了心的。她发现他有个习惯，一起在路上走时，他总会走在她的左边。起初她以为是巧合，悄悄绕到他的左边，发现他总会停住，再绕回她左边。心里便软了一块，微微泛起涟漪。

可也仅此而已，其他方面，他做得一塌糊涂。忙起来可以一个月没个音信；约会时手机没电，让她一个人巴巴等半天；情人节从

来没送过她玫瑰，甚至嗤笑捧着大束红艳的花在楼下张望的小伙；吃饭时可以忘带钱，有事时会把她一个人扔半路上……可她还是贪恋一起上街的日子，有个人走在左边，让她舍不得放弃这样的安心。

可他们间多出了一个女子，他的母亲。骄傲的脸孔，优雅的举止，凌厉的眼神，让她不得不正视她与他之间存在的世俗眼中的差别。同样骄傲的她，连放手都优雅从容。只是心中有丝迷惘，从此以后，这个世界上，可还有人，会在车流汹涌的街头，把你护在安全的右边而把危险的左边留给自己……

多年以后，她有了新男友，生活过得稳妥而又平实。那个走在左边的男人，早早就按照家人的安排出了国。世界很小，有一天她拎着一把小葱站在街头，看到他站在对面马路。还是那么周到体贴，站在一个架着金丝眼镜的老者左边。突然间她明白过来，于他，这只是一种礼貌，而她，却将它看做爱情的诠释。

她抬头，问站在右边的男友：“一起上街时，你为什么总走在我右边？”

男友淡然答：“因为右边离心脏近。”

她曾经以为爱情在左边，而他的爱情在右边。其实爱情跟走在左边还是右边无关，如果不能在一起，左边还是右边有什么意义？如果能在一起，左边还是右边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不是不爱了，只是爱的方法变了

那个星期天本来很晴朗，傍晚时陡然变了天，风在窗外呼啸，震得铝合金窗当当响。她到楼下信箱取报纸，客厅门却被狂风吹得“咣

当”一声关上。她摸摸睡衣口袋，除了两枚硬币，再无他物。

她趿着拖鞋跑到街口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他的手机。不待她说完，他便打断了她：“开会，走不开。”这话如呼啦啦的北风迎面扑来，她的心连同她的身体像被扔进了冰窖——如果在以前，他定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送回钥匙，绝不会让她孤独地站在门外喝西北风。

他的变化似乎是从他拥有自己的公司开始的，他总有无休无止的加班和应酬。会议也许只是借口吧，他恐怕不在意她了。

认识她时，他就知道她是个粗枝大叶的女人，可他从没抱怨过。每次她丢了钥匙，进不了单身宿舍，只要一个电话，他旋即出现，二话不说便爬上她宿舍门上的那扇小天窗，然后纵身一跃，跳进去为她开门。

他向她求婚时，她羞怯地说，我可是个马大哈，总爱丢三落四。他一脸真诚地安慰她，嫁给我，你就多了一把备用钥匙！

婚后，每次她被关在家门外，他都会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为她开门。她渐渐变得细腻，已经很久没丢过钥匙。可这次，北风像恶作剧似的把她关在门外。

他回来时，她已浑身冻得冰冷僵硬。开了门，他慌忙打开空调，房间里一点点暖起来，但她的心里却恍若郁结了千重寒冰。他从背后揽她入怀，嗫嚅着向她道歉。而她一声不吭，只给他一个冷冷的脊背。


翌日醒来，他已经走了。一整天，她都在思忖着他们的婚姻，甚至做着最坏的设想。傍晚回到家，她从包里掏钥匙，却又不见了钥匙的踪影。精神恍惚的她，怎么也想不起钥匙究竟遗忘在哪儿。

有了前一天的经历，她不再急着拨打他的手机，而是像往常一

样下楼，想先去取报纸，在小区的休闲广场上边看报纸边等他。伸手按下信箱上的密码键，信箱“吧嗒”一声被打开，她取出报纸，发现箱中还有一只未封口的信封。她把信封轻轻一倒，里面掉出一把钥匙和一张便笺：“给你留一把备用钥匙，用完记得放回信箱。”

她捏着那把锃亮的钥匙，眼里早已盈满晶莹的泪水。

或许凡俗的爱就是这样：当青涩的毛头小伙，变为成熟稳重的中年男人时，也许，他再不能身手敏捷地为她爬天窗，却会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，为她留一把备用钥匙，以及不动声色地，为她挡住人生的风雨。她想，她也应当为他多备一把钥匙——这把特殊的钥匙将由她亲手配制，用信任理解宽容打造。婚姻好比一把同心锁锁住的城堡，多备一把爱的钥匙，便多一扇幸福之门。



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，等待我的是癌变带来的死亡。可是，我又能向谁诉说这一辈子没有被一个男人吻过的缺失之痛？

## 一生等不来一个吻

作者：安呵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一座古朴的小城教书不久，认识了江平。江平是一家机关的干部，年轻有为，我很爱他。那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青年男女教师在寝室谈恋爱，都要把门窗开着，教师要为人师表，绝对不可以做越轨之事。江平留在我的寝室里不可以超过晚上九点半。恋爱两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下着小雨，屋外很黑，我撑着伞送他。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寝室时，江平飞跑回来抱住我，不顾一切地把滚烫的嘴唇压在我的嘴唇上。这样冲动轻率的举动，我从没有经历过，这是越轨！我几乎没有细想，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耳光，大叫：“你怎么对我耍流氓？”我哭着转身跑回寝室，伏在被子里痛哭不止，感觉就像被他强暴了一样，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愤怒，认定他是一个下流的人。想

了一夜，我决定结束这段曾经让我陶醉痴迷的爱情。

两个月后，江平和一个大学同学去了正在改革开放的深圳。我很伤感，发誓不再谈对象。

直到两年后，在老校长夫妇俩好心的劝说和撮合下，我和一个叫李大国的工人举行了婚礼。

新婚之夜，我等待着李大国有一些柔情的举动，特别是新婚之夜的吻，我一直以为这时的吻是最幸福的，正所谓一吻定终生。但是他没有，钻到被子里，不断地催促我快点儿。我忽然有些失落和伤感，可他好像丝毫没有想到这些，一切都那么直截了当进入了 he 想要的主题。就这样，我带着遗憾和缺失，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女人的蜕变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李大国坐在电视机前，看到电视里一对夫妻正在幸福地热吻，那陶醉的女人让我十分羡慕。回头看他，他在一旁冷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见电视里这些，我就恶心。换台，不看了。”我一下子找到了答案，在他的心里，那样的吻是让他恶心的下流行为。我忽然感到，自己永远都享受不到被吻的感觉了。

199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，我送儿子到文化馆书画培训班学画画。自己在楼下的一个亭子间歇息看书。我专注地看着小说，没有听到背后的脚步声，直到有人在身边喊我的名字，我才恍然抬头，看到江平含笑站在我的面前。岁月虽然沧桑，但他的额头依然那样光洁和宽广，洁白的衬衫和飘逸的米色长裤衬托出他的英俊和潇洒。我忽然感到自己无处可逃，像个备受磨难的小妇人，低眉顺眼地站在他面前。

我没有要江平的联系方式。我清醒且明白，如果有联系，会搅

乱彼此安静的心，打碎一种习惯了的生活。我们已经注定成为彼此生命中一个无法忘怀的过客。

就在我准备上楼去接儿子回家时，江平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问：“你的嘴唇怎么这么苍白干燥，不会是有什么病吧？”

嘴唇？他怎么会注意到我的嘴唇？我满脸通红，不知道如何回答，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。

回到家里，我急忙找到镜子，认真查看自己的嘴唇，真像江平说的那样，干燥苍白。我忽然想到“性感”这个让人含羞的词语，猜想江平那样看着我，那样关切地问我。是不是像多年前一样，想深情地吻我？想起那个冬天的晚上，他那样急切地吻我，我却视为流氓行径，现在想起来，是何等的荒唐可笑。我不由自主地用舌头舔舔嘴唇，心想，如果江平真的想吻我，我会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接受他的吻，哪怕是一小会儿。

第二天，我送儿子去上培训班前，暗暗做好了接受江平亲吻的准备。我找出过去很少用的口红，对着镜子细心地抹上，还不断地用舌尖舔，让嘴唇尽可能湿润、鲜红而性感。可是，直到培训班结束，江平都没有再次出现。

从此，舔嘴唇的下意识举动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。我很害怕别人再说我的嘴唇苍白干燥，特别是江平。虽然我对这样的念头感到羞耻，但我依旧那样盼望江平的出现，我不想和他有什么关系，只想让他给我一个吻，让我尝尝被一个男人吻的滋味。

我的嘴唇因为总是用舌头舔、用手指摸而发生了溃疡。起初我没有在意，直到李大国担心地问我：“你的嘴唇怎么总是这样破皮呀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没什么，天气太干燥了。”面对李大国的多次追

问，我感到心里有点儿宽慰，到底他开始关注我的嘴唇了，这个让我伤心的部位，他何时细心看过、关心过？

2000年冬天，我的嘴唇溃疡几个月都没好，李大国硬拉我上了一次医院，医生说，我患了嘴唇慢性溃疡，今后要戒掉舔嘴唇的坏毛病。但是，我戒不掉这个坏习惯，一面用药涂抹溃疡处，一面不断舔嘴唇。就这样又过了几年。

今年七月，儿子在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得了去深圳参加夏令营的机会。我对李大国说我也要去，我还没有去过这个奇迹般的城市。其实，我心底有个大胆的想法：去找江平，求他给我一个吻，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吻。李大国同意了，我和儿子一起来到了深圳。

在一间幽静的酒吧，我和江平相对而坐，话题还是从嘴唇开始。他问我的嘴唇是否有疾病，还说女人的嘴唇很重要，万万不可大意：“你的嘴唇看上去是很不正常的红肿呀。”他关切地说。我掩饰说就是溃疡，没什么。一个电话来了，江平被召唤走了，他显得那样薄情，消失在这个车流奔涌的城市里。回到宾馆，我伏在床上痛哭起来，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他的一个吻呀，他却那样轻易离开我，就像将一张无用的纸片扔在空中那样随意而轻率。

回到小城，我发誓不再对江平有非分之想。看着李大国，我想对他说：“吻我吧，求你！”可是，我最终没有说出口。

李大国看到我的嘴唇红肿不消，而且有一个硬块，担心地逼着我再次来到医院。这次的诊断让我大吃一惊，我的嘴唇已经不再是平常的慢性溃疡，而是慢性炎性增生。医生说，长此下去，就会癌变的。

可是，除非割掉我的舌头，否则我就控制不了去舔失意的嘴唇。



到了六月下旬，我的嘴唇已经不能接触任何刺激性的东西，菜里有一点儿辣味触到嘴唇，就会有钻心的疼痛。我不敢再去医院，害怕医生告诉我癌变的事实。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，等待我的是癌变带来的死亡。可是，我又能向谁诉说这一辈子没有被一个男人吻过的缺失之痛？